

书籍演变就是场 特权平民博弈史

电子阅读,并不是书籍载体的第一次改变,上千年来,书籍的形式一直在不断变化中。

苏美尔人大约于公元前4000年创造了楔形文字,将它们刻在泥板上,晒干或烘干后,就可以长久保存,在当时,只有特权阶层家庭才有机会写字和“看书”,书写技术被神庙里组织严密的少数人所垄断,然而,为了使一本书的篇幅至少能够容纳一部福音书或圣徒传记,莎草纸应运而生,用糨糊将草纸连接起来,可以得到长达数米的草纸卷,然后用卷轴的形式卷起,与之相应的手抄也逐渐代替了碑刻。

手抄的出现,开始打破某些阶层的文化“特权”,因为书籍更容易获得,“高度文化修养者”的读者人数开始增加,贵族让他们的奴隶传抄书籍,书籍的用途也不再只是朗诵者、演员及歌手作为记忆的辅助手段,而是开始作为作品传播。最初作家们为了扩大影响或是征求他人的意见,常常会采取各种方法把自己的作品重新抄录赠送他人,需求量太大,不得不将抄书奴隶集中起来,一同进行。于是出版商应运而生,承担起出版和推销作品的任务。

出版业的兴起,使得书籍的出版和销售得到大规模发展,书籍和写字不再只是特权阶层才能享有,这种改变遭到了特权阶层反对,甚至一度控制莎草纸的使用。但是阅读需求量的增加,已经是不可挽回的局面,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书籍形态继续演变。

卷轴有时长达10米以上,阅读起来十分不便,甚至隐藏着危险。有一天,83岁的弗吉尼乌斯站着翻阅一卷卷轴,但卷轴太重,从手中掉落,他想抓住时却因此失去平衡,跌倒在地,不久便离开人世。在中世纪,特权阶层的管控,尤其是帕加玛王国建立图书馆之后,遭到埃及国王嫉妒,于是停止莎草纸出口,在这个形势下,羊皮纸出现了,将卷轴的形式发展到册子本,成为今天书籍的雏形。

到了14世纪,上层阶级为了加强统治,需要大量的宗教书籍,如祈祷书、日课经、神学著作等,同时还有教育书籍。于是,造价昂贵的羊皮纸逐渐被低廉的植物纤维纸取代。虽然成本降下来了,但在抄书人眼中,它实在太脆弱了,大大妨碍了手抄本载体的流传。这时,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,成为解决难题的手段。这是书籍形态改变的一次大革命,印刷业快速发展,使得书籍在普通民众之间慢慢普及。

十四五世纪,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在封建制度内部形成,以商人、工业家、银行家为代表的新阶层,迫切希望能有属于自己的新文化,想要从愚昧的教会文化中解放出来。书籍的普及,使他们在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中发现有关人文主义的东西。于是,他们利用发展成熟的书籍,来出售自己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手抄本,成为文艺复兴的基础,而马丁·路德利用印刷品宣传新教的运动,再次沉重打击了统治阶层的教会。

为了抵御新教势力的进一步发展,重振天主教会的威望,教会于1539年决定禁止印刷活动并关闭书店,但是启蒙思想的推动和教育普及,使拥有知识的人口比率大增,人们渴望读书,并与统治者的审查制度斗智斗勇。在这个过程中,教会和僧侣的特权真正被打破,而书籍随着形态的改变一步步普及,到了19世纪,书籍真正成为大众读者的所有品。

近千年来,电子书以及数字化时代的出现,又开始重复这个故事,只不过这次传统出版商、作家,代替了教皇,成为电子阅读冲击下的利益被剥夺者。

本报记者 陈玮
实习生 冯岩岩 于民星

3月15日,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闭幕后,答中外记者问时说:我也刚网购了几本书,不过书名,呵呵,保密。

那问题就来了,很快有网友在网上发问:那快递员怎么送货?也是在中南海门口打个电话:喂,请问是李克强总理吗?来传达室拿个快递。”

当然这是笑话一枚。可现实是,连总理都网购书了,大街上捧着手机、平板电脑走路、坐车的人越来越多了,实体店越来越找不到了。按理说,上千年来,书的载体已经变了好几次,但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,电子阅读在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,也带来恐慌——中国人,怎么不读书了?

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4年公布的《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》数据显示,2013年,中国成年人数字阅读的接触率首次超过半数,越来越多的民众已尝试并接受“数字阅读”。“电子书改变了阅读形式,这是必然的。因为谁为消费者节省成本,消费者就会拥护谁。”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、星榜文化传媒董事长吴怀尧说,比如一本新书发行,可能要等到一个月后书店才有货,并且不打折,但一个星期或十天之后,花几块钱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电子书。

“出版社的利益在被挤压。”齐鲁书社副社长陈修亮说,最近他要买一本合集,找出版社的分管领导,只能给七折,

网上一查,五折。“出版社给网络书店的折扣和实体店是一样的,但是网络书店最后付款的时候,会扣除宣传费用,而这部分费用就贴补了他们压低书价的损失。”陈修亮说,出版社成了电商与传统书店价格战的买单者。”

同时,电子书的出现,使出版社的经营更加困难。据吴怀尧及其团队调查,电子书销量的增长很快,处于往上走的抛物线,而纸质书却始终处于一条平穩线,略高或略低。

对于作家来说,电子书的流行也不是好消息。吴怀尧说,对于按照销量结算版税的作家来说,卖出一本纸质书,普遍会按照定价的8%至10%结算,比较高的可到12%至15%,电子书的收益分成,也会按照售价的比例。“但是电子书的售价不会像纸质书那么高,有的甚至非常低,这就造成了作家所得版税收入比纸质书低得多。”

以最近畅销的《狼图腾》为例,纸质书定价为39.8元,网络售价为19.9元,而打折后的Kindle电子书价格仅为2元。“目前70%至80%的电子书版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,因为收益少得等同于没有。”吴怀尧说,一位作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对于电子书的低价,应该有相应的补贴,否则会影响作家的创作热情。

而电子书造成的盗版,又是一个新的担忧,这使得陈修亮所在的齐鲁书社迟迟没有进行电子书销售。在一些学术搜索网站,只要输入检索内容,就可以列出相应书页的照片,并且显示出书籍的页码、出版社等内容。据一位知情人透露,很多书的扫描上传,都是未经



许可授权的。“假如电子书盗版后,可以成为人人复制粘贴的东西,那么谁还会买纸质书?”

纸质书在电子书进攻下的狼狈,让经营实体店书店成为梦想所在,而不是盈利的工具。麦家理想谷书店成为文学爱好者们必去的“圣地”,经常有文学青年们坐在书店的楼梯上阅读,那里长年提供着免费的咖啡和供作家写作的住居地,这一切费用都靠作家卖家的版税维持着。“我们不卖书,只是因为梦想。如果盈利肯定不会选择书店。”一位“麦家理想谷”书店负责人说。

然而,与他们相对的是另一部分雀跃的人群。吴怀尧说,网络平台成为电子时代的获益者,以当当网为例,他们电子书月下载量将近千万左右。而有些出版社因为薄利多销,也搭上了电子书时代的顺风车。比如中信出版社,每年电子书的收入达到2000万。

谁在 恐惧电子书?

电子书版税少到几乎没有,出版社、作家眼见着“狼”来了

谁是

纸质书的“狼”?

电子书冤枉,微博、微信承载的碎片阅读才是

本报记者 陈玮 魏新丽
实习生 冯岩岩 于民星

微阅读进一步流行和泛滥,这才是阻碍传统出版真正的“狼”。这不禁引起了一些恐慌,有西方学者悲观地预言,习惯了“碎片化”思维的人类一旦“脑残”将不可逆转。但也有识之士认为,“纸质书慢慢衍生出了收藏的价值。”

当当网、中信出版社等平台,顺着电子书的东风,成为利益的最大受益者,那么,是不是电子书就是要吃掉纸质书的“狼”呢?

根据2014年《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》,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50.1%,而人均阅读电子书只有2.48本。“电子书并没有传言中那么影响纸质图书销售。”长江文艺出版社数字出版部负责人程婕说,“很多年轻人更多是用微信、微博获取信息,而不是图书。”

微博、微信异军突起,两者推动下的碎片化阅读、社交化阅读获得进一步发展。这才是阻碍传统出版真正的“狼”。

对于碎片化阅读挤压深阅读的空间,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、星榜文化传媒董事长吴怀尧认为是一种自然的过程。“如果跟前期作比较的话,上世纪80年代纸质书出版,动辄印数二三十万册。因为那个时候,人们对于读书基于两种需求,消遣和学知识,但是现在各种新媒体兴起,消遣的目的被其他方式满足,自然不会选择深阅读。”

“华师大副教授陈向东则认为,人类阅读一直存在社

会性和个别性两种特征,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与技术进步,社会性阅读一度从主流退居幕后。但在新媒体环境下,它有了新的形式,重新成为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上海交大教授江晓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,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,但移动互联网是商业化生存的,为了赚钱,它向你提供的内容99.99%都不会是严肃阅读,所以微博、微信、段子内容会做得让你乐意接受,使得更多人自愿钻进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的漩涡中。

这不禁引起了一些恐慌,有西方学者曾悲观地预言,习惯了“碎片化”思维的人类一旦“脑残”将不可逆转。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周迅三少,而不是四书五经;选择周迅的电影,而不是鲁迅的时评。不过立刻有专家表示反对,“现在不看鲁迅的专家,过去也不会看,他们看的是周璇。”

同时,随着时代的发展,更多人的时间被分割成碎片化,深阅读显然不适应被分割的阅读。“在公交车上看《资治通鉴》,想想也是不可能的。”有网友这么吐槽。

而吴怀尧并不认为碎片化阅读会带来恐慌,反而是传统出版发展

全民阅读 三问

谁说

“狼”一定吃“羊”?

读书未必非要高深,实用就好

本报记者 徐瀚云

与现在正提倡的“全民阅读”相对的,是“全民不阅读”或者“全民少阅读”。君不见,如今走在大街上,手捧书本的人确实少了,拿着手机走路差点撞墙的人多了;一说起全民阅读这个话题,专家学者们往往痛心疾首,称不如某英国的五分之一,十分之一;问起个人读书问题,对方也往往羞说自己多读书。”

这是怎么了?虽然电子阅读是计算入国民阅读量之中的,但在我们心里,用手机、平板电脑读微信,读文章,到底算不算读书?浅阅读这头“狼”,一定会吃掉读书这只“羊”吗?

2014年,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《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》,告诉我们这么一件事:中国大约5成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比较少。这种带有反思气息的数据令人精神一震。但实际上,最近几年,中国人的读书量是在增长的。调查结果显示,2013年,中国成年国民的纸质图书阅读率为57.8%,比2012年的54.9%增长了2.9个百分点。中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在2005年首次降至50%之下,2007年以后又逐年回暖,至2009年再次回升至50%以上。从2007年至今已经连续七年稳步回升。

但中国人均读书时间正在逐年减少。2013年,我国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.77本,人均每天读书时长仅为可怜的13.43分钟,比2012年减少了近2分钟,但是人均每天上网和手机阅读的时间之和却达到了惊人的72分钟。

减少的读书时间上哪儿去了?去看手机和电脑,去轻阅读,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去了。而这些低门槛的“脑残”的,碎碎一样的阅读,很多是不计入全民阅读的。尤其是不被主流声音,尤其是精英声音认

可“这是在读书”。

中国人读书有话外之音,读文史哲是读书,读专业书是读书,读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小说是读书,而轻阅读、浅阅读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读书。从领导人 and 专家学者们推荐的都是历史书、哲学书、专业书,还有经典小说等,读这些书当然让人受益匪浅,可在现实中,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,却往往是被一些“不上台面”的微信文章、微博吐槽、段子和杂志、小说占据了大半个阅读生活。

有一组关于人均读书量的数据自2012年出现后,被无数国内媒体援引过,“各个国家的年人均读书量,日本40本,韩国11本、法国20本,以色列(犹太人)60本。”

而中国,2012年国民年人均读书量仅有4.39本。这些数字经常被专家和媒体放在一起,用来说明“中国人不读书”。后来从4.39增加到4.77本,结果还是“中国人不读书”。

虽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,这样横向的比较有些牵强,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,我们不可能要求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在为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问题忧心的同时,先去讲求读书。相对于纸质书,电脑和手机阅读其实距离他们也不远。

还有一些专家的意见是,“中国人不读书”,是因为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文化传统已经丧失在经济大潮中,如今,赚钱多远比读书多更有价值,更有气派。

有人说读书是为了寻求一种思想的自由,还有人说读书不要功利性。阅读文化研究委员会主任李西宁则认为这应该相对来看,对于不同的人来说,可能厨师傅读一本菜谱和作家读一本诺贝尔文学奖作品,在感受上并无差别,都可以获得阅读的快乐和想要的知识。

“国家应当立法保障,为弱势群体、残疾人、经济落后地区,提供更多的图书和读书机会,保证他们的阅读权益,国家提供经费建立设施,体现出社会阅读的公平和进步。”李西宁说。

其实,面对现实,读书,实用就好。

读书吧, 换一种看世界的眼神

□周志强

有一个有趣的新闻说,在机场,VIP候机厅的人们,大多数在捧着一本书阅读,而候机大厅的人们却大多看手机、玩平板。报道宣称,这说明“成功人士”倾向于读书,而普通人更喜欢读屏。

不管这个新闻的科学性怎样——因为美国调查数据曾经证明“学历与收入不成正比”,在手机和平板的时代,在新媒体资讯火爆的时代,我们的阅读确实发生了分裂。

当我在课堂上批评现在的青年人很少阅读的时候,一位同学反驳我说:“老师,您应该来看看我的手机‘多看’,收藏了几百本书了已经!”

我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:微信公布的数字表明,每个月至少5亿用户处于活跃状态;互联网每天发布的小说字数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如果将这个数字与我们中华文明的全部文字数量相比较,五千年的历史就会显得非常渺小。不过说,这就是一个用眼睛刷屏的时代,每个人的眼睛都在图文上面劳作,从来没有一个时期,我们这样“全民阅读”。

但是,归根到底“读屏”并不是读书。我们沉迷于屏幕,却不知不觉地陷入到屏幕文化的“家族相似”中。表面看起来手机网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大餐,可是,这些美味尽管名目不同,却是“做法一致”,看似千颜万色,却总是“口味仿佛”。

这是一个微信不发生故事就仿佛没有故事的时代,一个不讲求微信里面的意义,就找不到意义的手。手不释“屏”的生活,潜移默化地传递着“口香糖思想”:人们只会接受最简单的道理,四处号称平常的价值才是最有价值,复杂内涵和探险性的思想,变成了被全民拒绝的东西——读屏让我们逐渐丧失哲学的微妙辩证,正在不相信人生除了婚姻和家庭还有其他的可能性。我们不仅仅在丧失想象力,也因为想象力的丧失,正在丧失不同的生活未来。

屏幕上到处都是人们口中嚼来嚼去的口香糖一样的故事和思想,我们却还是津津有味。

一个心理测试报告告诉我们,两组同样教育起点的人分别读屏和读书各一个月,结果,读屏一组的人承压能力明显降低,哲学理解力也明显开始低于读书一组。有趣的是,读书一组的身体指数竟然也在一个月后高于读屏一组,因为读屏的疲劳度竟然是读书的40余倍!

还有更多的朋友认为,可以从读屏中快速获得知识,并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。而事实却是,屏幕知识从来没有经过出版机构、专家系统和测评组织的“过滤”,于是,证伪的知识和最新的发现,都可以在屏幕上同存。知识无限丰富,我们却不知所措。

不妨说,我们有必要在一个读屏的时代重新定义读书:相对于屏幕知识的“混杂”,读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“正确”;读屏可以带来新鲜和愉快,读书却可能给你沮丧和深沉;有时候屏幕那么方便和及时,可是,书页上娓娓道来的智慧和深刻,却可能更让人迷恋。

简单说,读屏令我们痛快,读书让我们学会拒绝;读屏让我们跟风,读书却可以激活反思;读屏随时随地,也就漫不经心;读书正襟危坐,却放松了你的灵魂。

更令我意外的一件事情是,我又一次无意中说起,我记忆力衰退得很明显,因为读过的书常常忘记了。我的一个博士生立刻问我,您是不是常用电子书看书?他回答是的。他立刻告诉我一个让我大吃一惊的现象:同样的内容,阅读电子书更容易记住!

为此,我进行了反复的实验,结果让我坚定不移地认为,读屏,无论是电子书、手机还是电脑,同样内容,读书的记忆和理解,明显高于读屏!

原来我们在读屏的活动里面这么容易变成一个不用思考、不必记忆、不再反思和懒得追问的动物。大家看着屏幕发呆,书就在我们的身边冷笑。

让我们回到书的身边吧,翻翻书页,闻闻纸香,在静静的阅读中,重新组织我们的时间。当我们觉得读屏乃是利用时间的缝隙,零打碎敲地学习的时候,我们却不知道,正是这种观念让我们不再用“完整时间”安排我们的一天,不再懂得只有一个相对长时间的阅读,才会让我们慢慢呼吸沉静,思路洞开,而视野开阔。

当我们认为,只要时间让我们不再用“完整时间”安排我们的一天,不再懂得只有一个相对长时间的阅读,才会让我们慢慢呼吸沉静,思路洞开,而视野开阔。

当我们认为,只要时间让我们不再用“完整时间”安排我们的一天,不再懂得只有一个相对长时间的阅读,才会让我们慢慢呼吸沉静,思路洞开,而视野开阔。

当我们认为,只要时间让我们不再用“完整时间”安排我们的一天,不再懂得只有一个相对长时间的阅读,才会让我们慢慢呼吸沉静,思路洞开,而视野开阔。

当我们认为,只要时间让我们不再用“完整时间”安排我们的一天,不再懂得只有一个相对长时间的阅读,才会让我们慢慢呼吸沉静,思路洞开,而视野开阔。

当我们认为,只要时间让我们不再用“完整时间”安排我们的一天,不再懂得只有一个相对长时间的阅读,才会让我们慢慢呼吸沉静,思路洞开,而视野开阔。